



困學紀聞注卷七

國朝

六清圖

餘姚翁 翁堉載青輯

清江書

公羊

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

案此童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得夫

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

攷公羊氏之傳所謂織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

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

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

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

五行志最多亦不甚詳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瑗邱公

困學紀聞注卷七

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 太史公史記自敘余聞之董生

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

廢之道之大者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註夫子素按圖錄

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柴者獲麟知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柴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柴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

王於西也東卯五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也 曰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

曰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布出復堯之常又註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

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著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

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

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

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曰王周天子見在上

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幸經屬參

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

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書不進

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稱為公何以為不正名不順言乎 書錄解題三謂公

羊文誥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

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言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所傳聞異辭

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天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鬻秦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克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我室揆我戈以伐我乎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鬼說之曰何休特資於公羊之學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既曰據百十二國實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呂大圭曰葩笥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晉書王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註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惜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因學紀聞注 卷七

筆談 全云沈括作 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

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

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

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

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

惠公立 綱目前編從之 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

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

以始於隱公也 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

之論紛然入春秋開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齊桓則春秋自今始隱更無可論此叔佐爲春秋集傳俱攝其綱條爲同統 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臣春秋聞微纂義統十卷章授之曰趙氏集歟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躄違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

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

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顛之可也皆本公羊

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

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其謬甚矣 元圻案漢書傳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關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

此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衛釗贈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師聞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

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則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

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凶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

大其不伐喪也 又馮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取南道與歃血畔漢奉世以爲不殺首領之則莎車日強必危西域遂以節

論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顛之可也秦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

賞 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事之可也 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君厭承明之盧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聞者缺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君厭承明

以蕪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僖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事母也註不能事母罪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 莊十 諫觀社 莊二十 藹然儒者之言公

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

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

也 閣按盧六以曰索隱云沫宜音刺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

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講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荆軻曰誠得叔秦王秦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荆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陸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班四年

漢武用此義伐

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

閣按

高宗紹 興八年

謹議 魏光履 叙次

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四

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元圻案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

曰為齊襄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諱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 漢書匈奴傳漢馮遂大宛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絕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違吾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是歲太初四年也 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之讐春秋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魯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

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

大有功於聖經

元圻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

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云云 莊四年冬及齊人狩于郟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讐與讐狩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 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讐也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畱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畱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 范甯案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 董卓廢漢靈帝爲安農王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蔡邕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

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蔡邕其心盈亦甚矣穀梁

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

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設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

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

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莖卿郭延年字公游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易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易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石

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 定

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邲傳此仲孫何忌也易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

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各難言而易諱所以表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漢書何奴傳莽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 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公羊譏二名謂二字作名君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慈意生則公羊之

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

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

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會謂周禮在魯其

臣無一江彪乎元圻案傳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為恥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齊于齊媵女之

先至者也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為成風而吹趙皆從之范甯謂欲奪其母實奪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

晉書禮志中興章元年哀帝章皇太后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恭彰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次穀梁曰為愍公宮也且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曰為

釐公立妾母為夫人曰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與而親者將書宗廟之正禮董仲舒曰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魯公使立曰為夫人西宮者小寢

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為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

以此說屬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六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裨城也注云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定元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

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

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三昭

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元蕞字當從漢志作衰注

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氏合方樸山云公羊釋文云蕞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即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頗費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開按見隱五年○案傳

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化我按桓六年行過

我字非齊語○傳曰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無禮謂之化則

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樵之按見桓

經焚成邱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薪也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經

談何識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築臺于邱傳曰何以書苟將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籜曰筍

歸之荀將而來也註荀者竹篋一名
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荀將送也
為文公諱也註踊豫也按魯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上者踊

齊人語者關西言彈矣詐戰日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註据不言敗績
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
方漢山云詐戰即乍戰

往黨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傳曰黨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齊至得與晉侯
盟反黨鄭伯會公于葵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往殆按
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莒將滅之故于諸陳乞使入迎陽生于
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于晉齊人語

累按見桓二年傳曰齊人語
卒傳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故也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即不如齊人語
釋文彼呼逆反狂也齊人語

助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於此乎註助適也齊人語疏桐按見成
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諸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為類
傳曰踊于檣而闕客註凡無高

楛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博
下有絕加踊板曰楛齊人語

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翹楚曰媒
疾為戚按見考工記○考工
合異類變之和成者今齊人名翹楚曰媒

疾為戚按見考工記○考工
疾為戚按見考工記○考工

困學紀聞注 卷七

速也註齊人有
名疾為戚者
糜為璋按見書繪○考工記畫繪之事山以章
註章讀為璋璋山物也齊人謂糜為璋

湊按見魏氏○考工記斲氏涑涑以澗水
湊涑其涑註涑漸也楚人曰涑齊人曰湊
惟為終葵按玉人當作終
記玉人大圭長三尺尺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杵上明
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為終葵故云終葵杵也

擊為骸按見弓人○考工記弓人今天夫葵解中有變焉故校註葵讀如
弓隈與簾角
全菹為芋按見土喪禮○儀禮土喪禮其實菹菹芋
人註云細切為菹全物若膳為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乎此云齊人全
全菹為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
切乃為菹但衷中之菹葵雖長
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為芋之解也

祭為墮按見士虞禮○士虞禮祝命佐
食墮祭註下祭日墮墮言墮下
也齊魯之間
題肩為擊征按見月令○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鷹註
謂祭為墮
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滑日澠按見內則○內則重苴粉榆兔菹滷醢
以滑之註奉人漑日滑齊人滑日澠也

相絞許為掉聲
按見內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聲
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許為掉聲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為掉聲也

無髮為禿榻按見明堂位○明堂位夏后氏以榻豆註
榻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為禿榻

棟為相

棟為相

按見樂記○樂記疏匏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或謂糠為相疏云相卽戎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為相也

殷聲如衣

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貴與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緇衣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

通哉閭按王氏引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

昭二十年齊莊二十四年僖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墮

之莎濟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園師云齊人言鐵質之權蠟氏云曰齊魯

間謂蠶為蠶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盧人云齊人謂芥柯柄為

柳士冠禮云齊人名藉為韎韎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昔者禮

弓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昔曰廩內則云齊人

呼佩巾為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又云東海鮫魚有昔名乙在日奔乘

記云齊語稱裂為狐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索為絨繩

緇衣云資當為至齊魯之語○元坵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

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

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人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

夫人不可使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為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

類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為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又

伐者為答註伐人者為答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為主註見伐者

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十八年傳墮惟註掃地而祭曰墮今齊俗名之云爾

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墮惟註掃地而祭曰墮今齊俗名之云爾

昭二十一年傳來南里者何若曰因語者然註因語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

禮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罔齊曰罔者是也周

子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凡酒醑酌凡酒醑酌凡酒醑酌凡酒醑酌凡酒醑酌

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凍今齊人命涪酒曰滌夏官周師射則充樵

質註杜子春讀樵為齊人言鐵樵之樵樵質所射者習射處秋官蠲氏堂去

虛履註齊魯之間謂蠶為蠶考工記輪曰崇則人不能登也輪為鼓擊於馬

終古登地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盧人句兵禮註禕讀為衣縮帶棘

齊人謂柯斧柄為揲則樛樛園也儀禮士冠禮解弁服總裳純衣縮帶棘

給註袞給細款也土細鞞而幽銜合章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

名藉為棘給聘禮四乘曰管註此表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管籥名也若今菜

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管者禮記禮弓何居註此表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管籥名也若今菜

之間謂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麾箠詠摩之言快也祭有時不先之

為快也齊人所善曰塵疏云蓋謂先時也釋文齊人謂快為庵內則左佩紛

說註紛說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醜為醜醜醜醜醜醜醜

清白羞煥餽粉馳註以諍和水也以周禮六飲飲之則監涼也紀莒之間名

諸如糞乙食之鯁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鮫魚有骨名乙在日奔

狀如糞乙食之鯁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鮫魚有骨名乙在日奔

維記委武元縞而后樊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昔冠

卷也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也表大記君封以衛大夫士以威註今

齊人謂棺索爲械繩咸或爲械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

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

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於此焉變矣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

也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

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

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

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

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九

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

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元圻案范甯書禮志通鑑晉武紀泰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

即古博士陳遠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杜預

議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臣光

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衰成然

庸人無衰麻則衰成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

謂不若陳遠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

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寬釋孝經序襲其語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棄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普范范奇集解唐楊士簡疏士勵疏稱穀梁子名假字元始一名赤愛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

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

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

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

州曰中土閻按墜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

之夫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集證曰

知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曰

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鄭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章縣

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元圻案中土之

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為長安京尹為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

文云鄭本京兆鄭縣為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為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

間非鄭都也糜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日鄭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

自殺之戰始傳三年止齋陳氏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困學紀聞注卷七

滅庸以後秦為楚役閻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闞克以歸三

修好之始事也○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五傳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殺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

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鞏故之秦晉之構怨

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會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

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說而楚弱秦亦與有力焉耳文公十六年

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

行之非已之功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無後也不正續乎攘善也詐取輦者之言而

云績繼也後伯尊子州黎奔楚州犁孫孫奔吳是其證董公遮說漢

王註已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

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李交饒平澤頗採用杜牧之說

而反出之于黃州全云高宗航海劉

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如亦甚遜○元圻案漢書周亞

夫傳東擊吳楚至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

電厄隨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案范甯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逸引尹

所謂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

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漢

劉茂傳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漢

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此孫覺魯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襄陵許

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尙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則俠之氏爲所

非也因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師古注云所所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

木之官聞聲以爲氏○元圻案宋有所淑熙寧間人鄭虎臣籍吳郡文粹載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所淑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

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

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十一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

記案以上皆襄三十二年左傳正義文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

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

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年公穀歲已酉卒年左

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

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

與羅泌路史脗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

莞哲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博愛五經謂

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膺教誡並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

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喧歸闕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獻

而使石尙歸賑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益傷周

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尙欲書春秋會是以爲禮平

元圻案劉氏敬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曰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不知石尙欲書孔子之春

秋平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尙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全云六朝清言成俗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真儒也 集證見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卒傳解云季姬及季子遇于防當舍三軍之整恍身獨闕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季子遇于防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弑父之賊人偷所不容王諫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聩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聩爲世子則靈公不命饋審矣予柄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元圻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壘榘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起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勝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不食粱士飲酒梁傳曰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註云爲妨民取蔬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樂穀梁傳又曰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祭不用樂也徵膳者天子日食太宰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 昭八年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旂以爲駭門以蒐覆篋以爲梁流旁握御聲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捨旅旂以爲駭門以蒐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踐勇力也 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纒旆以爲門裘纒篋以爲梁閉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右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纒篋以爲梁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日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腓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腓達于右髀爲下殺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不中則得取禽右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

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

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

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

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

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

除害也案見隱五年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

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是秋詔諸儒會曰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隋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轉輒傳寫或亦有所脫佚 近陽湖莊氏有輯白虎通闕文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地案說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爲△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地陸氏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倣阿云小類說文志注云名書秦孝公

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倣與商鞅同時故以

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但云魯學問按名赤見風俗通名

倣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集說見氏志應御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廩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倣字元始皆未詳也又按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重見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論語 元圻案鄭晔老曰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

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也案羅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語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曰柳子名宗

元著論語辨
二篇其上篇

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

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還則固

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

公采雜說之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宋子京

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

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

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
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

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
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

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

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十四

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

言可得聞與曰盍徵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

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

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

矣荀子

解蔽
篇

云有子惡臥而焮掌可以見其苦學曰

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

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

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

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

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

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解稱其疆識

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躓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閻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風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三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

齊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真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五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賦謫黃州時撰論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語說取所解十一之二三天觀丁亥開居頴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賦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 文二 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

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

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何晏集解

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元圻案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曰

篇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二十一一篇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爲張侯論爲世所貴荀氏周氏章句侯張禹本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法梁皇侃義疏曰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荀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 皇侃疏曰鄭論木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康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理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古文論語以松楸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祭語而鄭氏注云謂社正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而主之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

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

後漢張衡傳注 石林 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 云以擇爲宅則里

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

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

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全云致堂說未穩○元圻案何

晏集解引康成曰里者民之所

居惟居於仁爲美 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夢得小蘊撰致堂論語詳

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

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

云揀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善說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元

圻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案何晏集解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 趙順孫纂疏或

問三歸之爲臺名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

三歸之家是其認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

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

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

於僭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 全云餘姚燭湖先生 謂舉

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

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闕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舉舉卓陶不言錯

四凶引證合 集證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

於困學紀聞○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

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乙未進士知當熟

縣移判邵武軍考揚簡作應時曠志及張湜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

蜀帥邱富辟預料吳曦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子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入難不其然乎

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序其集曰聽其論古如讀邇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為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母也空猶虛中也未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

家語云申續字周

以上論語釋文之文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為黨

家語弟子解以續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困學紀聞注卷七 七

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

見宋洪适獻續亦以棖為棠則申棠

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

伯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六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註賦載申黨而不及申棖本朝祥符

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

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真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為宛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為侯命文臣為贊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

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

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

申黨無申棖

閩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求行申棠元板作申堂集證錄續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字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又按煥與堂通詩子之昌分侯我子堂分箋云堂當為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熒義作堂堂。元圻案明世宗時從張德之議始改稱孔子為至聖先師并罷弟子公侯伯爵稱充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橐

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

康注人項橐也見漢書董仲舒傳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

集證童子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橐當爲師楷洪氏曰趙廣漢傳師第之師首項后師偏旁相類詎有項者故借后爲師又借第爲項也淮南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記新序雜事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橐爲秦人皮日休文獻雜著云無項託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元所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與詩注引稽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星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案見何晏集解太史摯適齊

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集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大飯樂師也摯于其名也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

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

兩學紀聞注 卷七

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班氏之說蓋本於此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

人於紂時吳斗南全云朱子弟子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

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

摯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誤合兩事爲一吳說見兩漢刊誤補遺第

四卷樂師條 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大史公讀春秋歷譜謙至周厲王末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

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

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夫戴禮文王宣

人篇集證按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

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案禮記曾子問鄭

註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老彭即莊子所謂

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篋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篋音翦一云即老子也王澗云老

是老聃彭也是彭祖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彭是鄭云老老聃彭彭祖大戴記虞載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

朱子論語集註龜山答胡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

可也朱文公

答注尚書

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

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

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

天瑞篇

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

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

讀史管見卷十

曰仲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尼問禮或以證舊聞

案本文聞字下尚有或以析疑似五字

或以以字下有絕老子兩字

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

以為師也

集證楊升菴丹鉛總錄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譏器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

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

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九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

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原注鹿邑屬亳縣南歸德府

閩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證鹿邑縣今屬河南

不啻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

語不啻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逝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册第事迹具宋史儒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鑿括舊編定為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為辨證二卷周容濟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為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此條明胡燦拾遺錄襲為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

元圻案史記孫臏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葆當至馬陵伏兵龐涓與趙攻齊軍萬急俱發龐涓自到張儀列傳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爭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韓非列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娶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自殺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二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

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全云董公一言遂興漢李勣一言幾亡唐○元

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連吳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刑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州州之軍以向荊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革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晉書賈充傳待中任處進說請充鎮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為失職深銜任假計無所從將之鎮百餘錢于

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顧駕而自畱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擒

竇建德王世充降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與之討論經義 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易並以本官為學士陰攝審私之登瀛洲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攝審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廢稷十斛麥向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故帝意遂定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御史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元鄭元子懿之後裴度出征英元濟裴宗閔為彰義軍觀察判官 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險警始有當世令名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私慕冀熾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東澗 閩按東澗湯漢號 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五

失本義矣 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尹氏之說朱子集注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為君而言之爾若為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 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東澗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能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元圻案程氏遺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繪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 士冠禮 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 地官甸人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紵多誤為純周禮 地官甸人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爲聲

原注釋文純則基反依字從糸詩行露箋紉出釋文云材音緇衣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固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紉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絲也从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是絲文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元折案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異緇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案見何晏集解石林云考

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緇在纁緇之

間爾雅一入爲纁釋器文今禮弓練衣黃裏纁緣禮

喪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爲纁則緇不可

爲近喪服以上蓋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

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

之紅也再染謂之纁注淺赤三染謂之纁注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方爲緇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異則爲緇是不得爲近喪服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今孔註云一入爲緇皇侃疏云緇者淺絳色大三染爲纁纁是絳色五入爲緇則近於緇不得謂之淺絳色矣孔註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今禮弓及喪服皆曰纁緣而不曰緇緣是孔註誤以緇爲緇故厚齋以石林爲正

三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見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

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

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尙

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

亦起於西漢之末元折案白虎通三綱六經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諸舅師長朋友漢書谷永傳永

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諸父兄弟諸舅師長朋友

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

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漢書揚雄

傳雄目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茫茫五爲君位元臣父子夫婦道正則得其正故爲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與白虎通同

太平御覽

八百四十九

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

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

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何云周子蓋

○元圻案日進故動包咸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邢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

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

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

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五三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

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

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

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

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

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方樸山云此解

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為得所竊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不耐無樂樂聲

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

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圻案皇侃疏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

各得其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實兼賤石

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 宋史藝文志葉夢得論語釋言宋氏經義考云木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為禘及此依於後豈其說之

寔存者歟

呂氏春秋

仲春紀 當務篇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下

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

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原注 直

躬猶曰正已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 何云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未

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 全云廣韻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因呂覽而

誤何氏亦攷之未審 集證淮南子記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

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

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十一引之

謂五臣九臣

元圻案何晏集 解叙近故司空

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邢疏周生烈熾煌人七錄云字文 逸本姓唐槐博士侍中 集證按意味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敗後

天下潰亂哀苦之聞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又披抱朴子 云舜駕五龍漢致六翻柳熾弔夷齊文云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駮伏轅於文

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

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

此文字符 言篇文

可以發明無所

用心之戒

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 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

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 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

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藉博之

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

何云棟又云夏侯淵虎步關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圻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

包注見集解

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

寤篇

閻案當作和寤解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

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

閻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九鼎即伯達君爽有若南宮迨即伯達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

人者近之亦一解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說鄭城氏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

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原注致室取蘇說而不辨其談閻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父文伯名穀叔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景並稱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晳書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景並稱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晳書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景並稱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晳書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景並稱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困學紀聞注

卷七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晳書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景並稱

篇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楊
倞注荀不以子弓為朱張○元圻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
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左傳

解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唐二十

年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邢昺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

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

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習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兄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

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清話少陽篇漢隋唐志不著錄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

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

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垂惠取名之浮于行也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元圻案論語不念善惡章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
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上台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
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廣叔齊小而正父堯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
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為謚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邢疏同邢疏
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束隱
曰其傳蓋諱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
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輟耕錄載吾衍問居錄云孤竹君
姓墨音肩名台初首怡見孔叢子注中名伯達見周書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謚矣 經義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

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譏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

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視聞本世俗徇利亡恥饕

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

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

有感於當時之為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順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黃氏翰
曰接與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

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大窳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拊雉得而復釋之

集證季秋紀審已篤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天物

故復釋之蓋因子路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

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

元圻案邢疏以其爲俱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喚作曼謂雉爲劉氏勉之依爾雅喚作吳右閭反謂張兩翅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關文故兼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商軒從邢說蔡氏集說節謂其拱手也喚疑作嘆子路問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故闕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元圻案陳氏書錄謝氏論語解

十卷上蔡謝良佐顯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二十七

陸務觀菽呂靖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

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

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原注五峯謂此說是

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陳氏書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

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

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

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句朱

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傳

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

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

為孔子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顏師古東平思王傳注引小能小善雖有可觀

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初封曲阜縣達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為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

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全云東方朔上奏讀云以下莊子為衛尉集證新序義勇篇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鑿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下莊子事與新序同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史記伯夷傳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

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

于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

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

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

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澮澮○元圻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

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冰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通幽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是也石曼卿首陽詩云遼國同來訪聖蹟迺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于戈是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一身安是餽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自誌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不應復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澮字或厚齋有意改

之 歐陽公石曼卿墓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奇氣 陳氏書錄二十載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

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

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

物之學 何云錯會卻格字 全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 元圻案董子山川頌謂水似方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

武似有德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

見朱子語錄 絮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

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泰以終身矣 朱袁燮字叔夏元府鄞縣人絮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登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宋史有傳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

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 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

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原注經謂詩書

○元圻案原注四字卽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

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

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集證宋志吳筠心目論一卷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

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者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通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而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實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風俗通子之祖父彬爲汲令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宜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宜遂解。史記李將軍列傳廣田獵見草中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蓼莪者義匪我伊蒿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吳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遺滯清神而已。陰符經一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吳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偽託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遁者不能作嘗考定其文。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

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

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

何云三代之士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三十一

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小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原注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

載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閻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與韋孟夢爭王之間異。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全云陳宜中在太學嘗上書攻史嵩之。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

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

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

削其幅縫

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集證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緘註削縫其幅深衣之裳又

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完備。○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衣縫唯帷裳無縫也與鄭義不肯故皇侃即引鄭注以釋之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

史記仲尼弟子

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

又云湖北有澹臺 儒林

傳澹臺子羽居楚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食

澆閭本作餐下同

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

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澆之言未卒而季

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

徒役而澆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此外儲說右上

文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

也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澠水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

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時已然

困學紀聞注卷七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

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全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圻案漢書申屠嘉傳嘉

居人上也爲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力愛幸嘉入朝而通

可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至免冠徒跣頓

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

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見也尤縱恣宏迺

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之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會

軀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國中所謂伊尹若顏尚書上令吏民毋奏封事不關

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劬數相對泣自怨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

於名都大都皆賦欲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

高亦未有以害之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槐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山謂申

屠嘉事見袁盎傳蓋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止聲受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事見左傳朱博之黨丁傅福

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真因黨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

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戰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辭而闕之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卹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後附丁傅稱顯孔鄉事發見請遂陷譴辭窮情得仰藥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又其爲薦興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朱子以無垢閻按無垢張九成號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

安貧賤之語元圻案朱子雜學辨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張公以節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正其者如此一語語富與貴章集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書錄解題三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節十四卷四庫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據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桡論居南安軍槍死起知温州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

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

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全云仲猷仲圭八字

係小註宜確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謂閣木脫以風爲諷則與詠而

歸一意矣當從舊說集證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

也後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兩漢刊誤補遺

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尙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

包氏諸家詠如本字誤矣。元圻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

雩之下歌詠充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

王氏此條蓋舉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雱安石之子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

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龔原之請頒學宮。元圻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

氏勇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伏陸游曰元澤之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

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

長佐論語解宋志十卷未見

策註蘧伯玉於孫林父宵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

左氏傳宵殖當爲宵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宵殖借爲之弑而

而獻公復入則宵喜一人之爲然亦殖

之遺謀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閩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

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

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

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

史而不足以爲師集證朱子答范伯崇云此論甚佳 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勉學篇曰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集證劉書新論 選發不以昏行

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

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 家語弟子解曾參少

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 三十一頁劉書字孔昭渤海阜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

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

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

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

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

其人與閩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頊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

氏有縣賁父若仲尼弟子乃鄭亶非縣氏也鄭即鄭字故一作鄭

亶蓋以地為氏者繼序按史記有鄭亶而無縣亶集禮史記鄭弟子傳有

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誰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譏愬之人

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即史記之流也或云鄭史記之鄭單也

廣韻註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鄭史記之鄭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園學紀聞注卷七

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為譏全云六字係正文集證荀子南郭

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枯之側多枉木是以

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

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

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閩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為

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

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

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豈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

心論政則曰正身元圻案曾子易簞事見禮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

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有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原注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注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序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春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師古曰卽微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原注釋文 集證釋文 載魯讀云傳不習乎鄭

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崔子魯論讀爲高無誦魯讀爲悔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蕩蕩魯讀坦蕩爲坦蕩見衣裳者鄭本作升云魯讀升爲賦今從古鄭黨當同如按魯讀下爲趨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離魯讀瓜爲趨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愚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於也兼魯讀康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室魯讀室爲室始而魯讀歸於也矣今之從政者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篇今皆從古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史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楊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凡二十二篇鄒瑯玉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苞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法

困學紀聞注

卷七

三五

陳自明

集證名海紹熙元年辭科

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

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

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集證按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志而

忱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

閩云五當作七何本作七

記必爲之

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

必然之理也

全云不必如此牽合分析

孔門愛道唯顏曾子貢

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貨

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疵之 集證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

吏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後郭註今白核也似白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棣唐棣與西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棣燕兄弟閔嘗察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棣之華萼不焯焯誤以唐棣為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也又誤以常棣為唐棣也 邢疏郭註無今白核也四字邵氏據詩疏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放 何云心易放句尚非本病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

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元圻案鄭畔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 全云

孔安國鄭康成 王肅劉炫韋昭 元次○元圻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向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入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經約文數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劉向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鬼子止 讀書志 謂

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

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

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

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馮氏說混○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椅有古孝經輯

注一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會參講義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與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孔安國尚書序魯其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許冲上其父說文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介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而孟子悞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君子疾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部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朱文公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子又儒家類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儒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

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

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

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闡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卷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妾以所見又爲之說善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胡攢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攢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

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

名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元圻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

以為鄭元按鄭志及中經溝無中胡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

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別序孝

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周顯德中新羅賦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為成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

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元孝經澤注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為鄭元曰

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孝經題為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爽者撰集

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元所著請不載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蕭山王毅嘆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

臧輔堂輯錄為一卷日本國岡田字垣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為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為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

困學紀聞注卷七

三

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天之別名也臧輔堂按正義曰禮無二尊配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

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

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國作家

人三人作五人與孝經稍異不輟作不毀家語三怨篇四人作七

彭忠肅開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公以致敬致樂致憂

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

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元圻案懷政魏彭忠肅神道碑曰公丁內艱執喪盡禮以致敬

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為一書名五致錄四庫全書總目歸家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經

齊篇語以為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為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闕門篇為

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

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

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

閻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折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合備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疏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元卽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秘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可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為一十八章其注以相承注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在賈其疑為惟荀悅禮記未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偽作闕門一章其文云闕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鄭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困學紀聞注 卷七

文既亡後人妄問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謂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遺黃中之難客於徐允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允孫所為也 程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入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居樓覆之自注云秦再思浴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

慈湖何云揚簡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孝字作彖郭昭卿字指作彖 全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號星齋字子老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折案說文彖效也从子文聲郭思恕汗簡云出字指 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孝字以父孝從老則然兩字不可傳為一 王去非名遂一字穎叔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理宗時權工部尚書諡正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勢曰

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

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

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鄭注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

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蘇綽戒子威

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

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

也

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

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何奴耳所習好乃爾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論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遠哉 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唐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誠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四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

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諡正獻

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

忠公

守泉

勸孝文曰侍郎王公

原注蓋梅溪也

見人禮塔呼而

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

是奉佛

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温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諡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

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原注

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碑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處編集神宗大猷正訓為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 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先帝如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

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會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

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元圻案樓攻媿季公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

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會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

卷七

四

困學紀聞注卷七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孟子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字五字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二百六十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趙益誤算也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

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

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

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上皆吳伯豐問語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

董真卿曰伯豐名必大臨江人

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

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

困學紀聞注卷八

就也元圻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於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晁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予以愈言為然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邵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

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說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

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原注吳才老書禮傳臣辯

誤以晉侯重耳為甲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為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臨幾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禮之所見者藝文之易而已未見天子之易也見藝文之

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于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後漢書趙岐傳岐字外

聊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

故土也著孟子章句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禮傳吳棫撰

又誠齋易傳楊萬里撰案無垢孝經解吳才老書禮傳致堂無逸傳今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

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跛墨子公孟
篇作跛以爲長偃墨子
作僂以

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

子歟全云右註以浩生不嘗爲告子固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元
坻案全民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嘗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
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 何云孫資公作音義
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元坻案文選任彥昇

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
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
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
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
注 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元和郡縣志十 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閩按今晏子春
秋無李吉甫所

引語 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兪書○元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
云雪宮離宮之名也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
甫撰吉甫字宏意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懿前有
吉甫原序補起京兆府盡隴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存於
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尙有

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

汨之元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
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 王安石
王補之墓誌曰君前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上嘗葉天台縣令以
與子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坻案昭二
十年正義曰

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顛孫師服處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字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邵氏晉涵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故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

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圻

案趙岐滕文公爲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班固爲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詎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說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

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全云卽乘椅祝之類○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

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

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

說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說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

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袷叔向聞之曰景

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

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

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會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

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

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楚鬪宜申見左傳

公子申見左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年六問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鄧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四

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圻案後漢書鄧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欽

請爲功曹鄧徽素與惲厚見其言許欽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矣愚按書大傳略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

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

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

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頽白不提

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

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

閩按賈誼語○案見漢書本傳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失

秦所以敗恥尚

失所

閩按于寶語○見于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卿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

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

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章

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為桓公事○元坊案後漢

書陳蕃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主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

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

困學紀聞注 卷入

五

郡正義云今鄭綬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子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全云滴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不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元坊案趙岐孟

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併外篇計之也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 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原注為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

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

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即慶元六君子之一龔蓋卿南軒弟子

○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命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 裴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為雨血京城人以盆盥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胄欲斬其為首者宣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為六君子曰周端朝張當徐範蔣傅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忠 元董真卿曰裴益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案見馬總意林 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

本 何云宏詞人脛習 全云何說無謂 ○元圻案 四庫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尙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

困學紀聞注 卷八

明委心之言為非 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

錯言術數 何云六字闕 按抄本補 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

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

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曰王者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運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

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

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 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 以其書

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

弟子傳流之差也

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

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夏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子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敬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史記墨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

內篇養生

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在萬物之自為

又外篇山木

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

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

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鄉幾雜志語 愚謂告子仁內

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

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

會如荆公者又云董子之言疵類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所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鑠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

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邽蓋戰國時以

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閭按呂氏春秋亦有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爲日知錄所遺

集證閩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邾邽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君時金仁余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

體無用

何云乃指仁之爲本心非直指本心爲仁也

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

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閭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集證載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郟知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邾邽則鄒繫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

困學紀聞注 卷八

滅而齊魯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解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儼然滕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

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閭按何

今刊本趙注非全交爲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元坊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下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也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

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坊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有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雜引云子車注一作子居

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

原注聖證論云子思善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傅子孟子輿○元坊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鄉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宋莊綽雅劬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淹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因志倉之錄五臣註為孟軻是也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輿漢志不著孫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傅士孔嗣撰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鄒魏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鄒之後安得以為鮪撰朱子語類以為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為傅子為內外中

困學紀聞注卷八

篇凡數千萬言案今祇存一卷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

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全

林謹思書今尚存陋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坊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其集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慎作謹避宋諱也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

義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

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首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為之

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方棧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脫文曰不同道四字并趙注十方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文云真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復有篇序章有章指即義門云偽疏所割者

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曾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得以校
正竊釋○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首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于孫夔
宗古撰舊有張益丁公著為之首俱未精蓋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送討
論音釋疏其疑滯簡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夔撰蓋不辨其偽也
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孫體不
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做宋板十三經
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呂氏春秋離俗覽
上德篇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

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圻案
高誘注

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
是皆險地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

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元圻案墨子曰
禹葬會稽桐棺

三寸葛以繒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
是則水不救也故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

困學紀聞注 卷八

日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
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好樂好勇好貨色閻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
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語實云詳見余潛邱劄

記 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元圻案史記賈
誼列傳賈誼以

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
興禮讓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之法律文初即
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更匈奴及招懷四夷
黯務少事乘上聞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
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當張備面觸宏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

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

也閻按晉傳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
守節霸國且然况大一統之君哉○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
陽宛人安平間為密合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郡丞王莽居攝以病
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諫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

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忠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謀佞人耳臣祖
萬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

而失猶不得也何云卽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混一者歷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

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蘄子氣象近孟當今之世合

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

而何本誤作闔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十一

黃稗楊墨五穀之螟螣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管仲之所

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黃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

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愍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室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

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

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濶者董公

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注見上卷可謂豪傑之上閻按董公之言

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
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

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

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威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道充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泰山孫明復曰子福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

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痒癢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

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十二

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

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

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闔不涵養則

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卽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

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由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

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何德將歎習曰

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

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

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義正矣然取劉璋

之事可謂義乎

問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汾

陽 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宣以同盟之言欺孫權使其後有素還荆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毅然取之不妨辭吳軍獨上也亦不妨厚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祭之劉璋之善用兵若使使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淵魯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見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枚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關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璋等拒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雍簡入說劉璋出降備簡益州牧 袁紹孫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為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為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為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

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

困學紀聞注 卷八

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

欺此存亡之判與

問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元圻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

上言臣侯日冉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史治諫袁新垣平 通鑑紀元帝開皇二十年大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書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日月出入道琬殘得失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百平行曰景長之慶天之福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振吉希有上謂平曰後自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稟皇太子當廢上天然之後異廢太子勇而立晉王虞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

於異端者非儒也

元圻案為善而意在求名即是利為儒不務實踐即是異端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

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

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支子上德亦云混混之

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導漢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 酈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漢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河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鄴野地連紀郡成禁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困學紀聞注 卷八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

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索史記蘇秦列傳秦謂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衰

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

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設勵弟子耳

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

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

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

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

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文子符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全云
文子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論篇 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云今之士今之大

夫皆罪人也問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又制權篇云王者

與人同而知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之勢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古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為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

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

之使思唐與政問按與政宋唐說齋云民心思漢王郎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十五

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荆楚從之

者至十餘萬人祁山之出隴右嚮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耶詳補成帝子子與李育張參等共立耶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守台州與屬諸十六卷宋唐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仲為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為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構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蕊一條事迹甚明未可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

亦終堯間其意一也元圻案楊子雲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夏殷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也然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閒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

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

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有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山木篇語註別見

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

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

趙注

雖非本指廉者招

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

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

生所謂含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

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

變類

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

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十六

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

利也管子

撥度篇

引神農之數文子

上義篇

亦引神農之法

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

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集證按漢藝文志攷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屬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伍湯池

孟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穀不登減一穀穀

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汜勝之書引神農之

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

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即厚齋所著今附刊於玉

海之後 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

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

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閩按嘗謂人知齊威

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

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強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

秦類之突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個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 輒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魯仲連 遊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為帝天下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旬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

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

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

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

制不可行於今乎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

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註先齋一也司音二也農三也郵表廢四也獵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四庫全書

簡明曰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范蜀公東坡為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政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十七

議二卷今 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茲二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

與其有案問本脫有字 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

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問按

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荊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在時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

其志亦如此而已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頴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傅景山之曾孫增少師瑒之孫贈太師祁之嗣子也自少傳之野人贈太

樂靜先生諱樂珙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謂其先訓曰與其有

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

據朱子之文 樓攻媿益陽縣丞趙伯欽墓誌曰公嘗歛子弟曰仕宦盡具

在我不可苟求委進與其有求於人不如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如以賤自安蓋趙伯欽述成季之言也 書錄解題別集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掾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郟

漢老為書其後

宿於畫水經注 二 云澗問按今本水澗注作澗 水出時水東去臨淄

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爲宿雷水以孟

子三宿出澧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蠡通鑑作畫邑○元圻案宋邢說出齊通編曰畫當作

畫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蠡賢劉熙注畫音義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證 周密齊東野語以爲高郵老儒黃彥利爲此說未知與孰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孫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

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又古今之時則異也而

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

敵於外闕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

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

困學紀聞注卷八

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秦地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

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舉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

益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洙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又泗水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

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載蓋祿之墓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

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

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

魏其作俑也元圻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

強使弱衆暴寡諸侯恣行並爲戰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

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澧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李閻本從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

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

無常平乎閻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

不必泥班志 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

贊駁類注耳 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

私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

則減價糶則增價糶是非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貨志三

斂是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可馬溫公曰此三

代聖人之法非李惲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韻與厚齋所引同

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漢書食

貨志上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糶貴時減

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

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惲之平糶羊均輪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義

困學紀聞注 卷八

門云止齋據傳贊駁類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全云字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

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

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 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

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

公闢鄧穆閩中陳襄述石窮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

望之表民作四賢傳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夔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

於蘇湖間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

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

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

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釋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

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案文選任彥升表颯鼠事註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

家傳當更查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

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敘水篇世祖得鼯鼠于靈臺○元圻案宋王林野客叢書曰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終軍知之

其後如崔嵬徐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

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

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從攸學爾

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鼯鼠方其籠錫獨有光前

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樊廋三輔決錄亦謂竇攸國朝武進戚氏琳經義雜記一識鼯鼠者爾雅郭注以爲終軍家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

輿並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犢

麩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敘水云靈臺堯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

臺得延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

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鼠豹文鼠也則讀鼯鼠豹

文爲何鼯鼠屬下與此異玉篇鼠部鼯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

軍識之賜絹百匹

困學紀聞注 卷八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

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汭國

謂四極汭西極之水也原注府巾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

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疏按尸子廣澤釋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

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

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已皆弁於私也天帝

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樵冢坵坂皆大也十

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

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

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承風春爲青陽

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氣今本氣和正光

照問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為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

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

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為收成冬為安寧與爾雅本文同

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善本〇元折案疏又引君治篇見釋天何云此從閩校更考

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菁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攷云為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連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為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健為支學注

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健為郡支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

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集證按健為文學諸書多引

作健為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待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求注引作健為舍人即一人也又按健為舍人爾雅注買思繼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新斷為之定注云馮斯鉏也一名定其一菽黃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〇元折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薺也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

也舍人說書詩禮春秋疏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陸璣毛詩疏下引文學云頓給桑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親屬記卽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

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

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

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及從母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劉共父名刊二程先生

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答劉共父書謂古人固不謂兄弟

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已之子但云兄之子弟

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問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

姓名雖通男女直是對始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放人之子姪兄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為姪見於此方樸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盼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姪〇元折案杜君利曰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

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
本內不得言實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
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
安稱猶子亦不典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爲稱
似稍穩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經其從始以釋之
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
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離漢人猶然也蓋自古人淳質
不以爲嫌俾及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
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始者又皆
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
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女媿叔之無服也姑姊妹
之謂也之女同耳猶即知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不殊絕明矣單稱之即與
世俗歎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
通典注見卷三十頁 四庫全書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木出自
明安國家劉珙張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費等所刻以安國
爲主末子深以爲不可以書抵珙及枻辨之甚力

傳負版

釋蟲

郭璞注未詳卽柳子所爲作蝥蟻傳者也

原注西京賦戎莩攘羊爾雅虺懷羊蟻亦曰未詳○元圻案邵氏爾雅正義
曰傳一名蝥蟻柳宗元蝥蟻傳云蝥蟻者善負小蟲也行遺物輒持取昂其
首負之背逾重輒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濕物積因不散平躓小不能起人或
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及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秦宗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蝥蟻

蝥也則當云傳負一名蝥又釋草正義寬一名懷羊西京賦戎莩懷羊其
形狀未聞玉篇蝥作蝥

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

見隋書經籍志集部唐志入楚辭類

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

見唐書藝文志農家志云二十一卷

李支饒有山

居草木記

集證通志藝文略平一卷唐李德裕撰

君子所以貴乎

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蕨菽字書不見柘橙學者恥

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閩按蕨菽蕨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菽釋蕨菽卽上文之義藜璣註今藜藜

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于慮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藜璣註今藜藜
菜而藜藜亦名藜菜是一物也 柘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栞木槲蕪卽
食物之木耳也 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糞田楊用脩
以爲卽橙也益部方物記民家樹橙不三年材可倍常杜詩飽聞橙木三年
大蘇詩橙書三年已足燒毛詩葛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
三頁 梁書文學傳劉杳字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助以
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檳茗茶

檳木

樹小如梔子冬生
葉可煮作羹飲

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

為茗一名薺

蜀人名之茗茶

說文茗茶芽也東坡問大治長老
乞桃花茶栽詩

周詩記茗茶若飲出近世

問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
密賜茶餅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茶堦蒼作襟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
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為即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
則西漢已尚茗飲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元圻案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
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不足門日文詞古雅始終
無一複字隋曹壽以下注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在 急就章二十四牡
蒙甘草宛黎盧師古註牡蒙一名黃昏厚齋補曰本草吳名白功草二十四牡
孫齊名 黎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 宋張世
南游管紀開口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背外證已解中尚強
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註云國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
一名合昏草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為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為牽合無
義沙隨先生晚年因問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瘴毒為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三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

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

彭蟻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

閣按木槿花朝
開暮落故名日

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

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書盧藏
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平怡諫

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
此許慎所謂鼠狗而形小一座盡畫 宋鄭文寶南唐賦主王申

張必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俗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
云爾雅鼯天雞翰天雞未知孰是使大驚不能對取兩雅翰之一在釋蟲

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 爾雅釋蟲翰天雞郭注一名沙雞又曰樛雞釋
翰天雞郭註翰雞亦羽逸周書曰文翰若鳥雞成王時劉人獻之 說文

烏翰天雞赤羽也一名鷓鴣風 歐陽公劉原父墓誌曰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時
順州山中亦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爾雅釋畜駮如馬偃牙食虎豹 蔡謨事注
已見卷五 爾雅釋魚蝓蟪小者蝓註螺蟹見埋蒼或曰即蠶蟬也似蟹而
小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蝓蟪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嶺表錄異云蝓
蟪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 爾雅釋木樛木槿桐木槿註別二名也似李
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 劉原父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
傳引爾雅駮如馬據陸璣詩疏云植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迥相似又似駮馬

駁馬祥榆故里語曰所植不諦得繫地繫迷尙可得駝馬是別有樹名駝非兩雅所云駝也王氏云原夫識六駝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劉禹錫傷任賦飄日及之暮集作日反按廣志曰木種也晉成公綬潘尼俱有日及賦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卒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其進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司較定蓋在梁爲國子司業在晉爲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

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

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

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亡部天屈

西北爲无部蒼頡出見无中因以制字何

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爲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馮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唐玄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說文敘尉律試入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篆印署書及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

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象鳥蟲書佐隸也書尙書序正

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原注去大篆刻符及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

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律卽尉律尉律漢律篇名也六體非漢

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閻按說文序漢興試入體八字實誤詳見余潛邱劄記

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并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以入體試之者卽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肅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爲隸制作始有六體評氏敘之基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耶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也籀文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籀蒼頡所造也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邳八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著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道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同或異或時人卽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

適附於小象所作也以逸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文小篆也四曰
佐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後漢書儒
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
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慎自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稽誤其說分
別卅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
凡卅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於前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
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獨其子孫之役

非也卽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原注朱文公詩自慶稱
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

此三字 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姓爲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
審姓爲出於審曲面勢者以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恭退卽齋奉解距卽
鼠蚩以樞車膠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之役亦皆養元衍象
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易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
後世言修煉者祖之 參同契二土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姪女又
明辨邪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 朱子次亭字韻呈秀野文兼簡王宰詩
人言洞裏春長在白慶稱前老復丁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五五

董彥遠

閩按彥遠名道東平人徽歆閣待制
卽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

除正字謝啟敘字學

涉獵該洽

何云明董斯張景集所載與其條獨閩
元衡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

其畧云殘

經不悟於郭亡

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
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篇

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
曰郭氏者曷爲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是以爲墟也 孫莘老曰
管子載郭亡之跡 蓋亦曰郭亡亡耳 閩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
也夏有杜註闕 遇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

馬不足一者

旣失其全

閩疏黃子君傳建爲郎
中令舊奏事下讀之

虎多於六者

自乖其數

閩疏顏氏家
訓後漢書韋

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
乃樊不足一上遭死矣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訓後漢書韋
奕樊羣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
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強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
七

書殘武殫

閩疏宣六年周書曰殫或殷聲卽壹衣卽殷也中庸壹
戎衣而天下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

頌亂湯齊

閩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
指爲殘曰據康誥 閩疏注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

烏寫混淆

閩疏海錄齊事古詩云家詩有讀爲躋者
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

躋作齊音齋故曰亂

馮魚魯雜糅

閩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混濁莫辨

增河南之邑為

雒減漢東之國為隋

閩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濟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走而

從避上則鼻不從辛

閩疏說文學字從辛從自言學人盛絕下鼻辛若之狀秦以鼻似皇字改為罪

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橐合而棘氏微足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省而踈姓絕

閩疏晉書巢探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為東督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木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

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何云足當為足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閩疏訓 封禪書導一華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此導訓釋光武詔云非徒有預

養導擇之勢是也說文云巢未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不名巢但非

相如所用不一華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句當云麟雙貉共抵

之獸不得云犧也巢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末漢書文選俱從顏注鄭

也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

誤作八十寸因曲為丁尾亂真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預注夫萬物

之說其僻也書如此無定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閩疏荀子

世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真荀篇鈞有須

註師丁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須與尾皆尾類是也董疏 書立書肖

按說文鈞曲也丁之曲者為鈞今鈞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而既謬國名閩疏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 為卷為端而遂

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

及觀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註端當為屬

字之說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

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篆形誤偽

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

誰正雲興之祁祁閩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滄妻妻與雲祁祁毛傳 隄陰雲貌妻妻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淠已是陰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為

增

河

南

之

邑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阜令印皇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
八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
齊同事下大司

空正都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家 閱疏家語卜商
返衛見讀史志

者云晉師伐秦三家渡河子夏曰非也 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折
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為三刀之州 閱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
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
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接說文秀字從不從刀不從九也州字從刀不從刀也
故曰傳會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公卿奏歌以詠德舞
以象事于文武武為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 定經之名誤
文字作彬支臂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

合日月之為易 閱疏易蜥易蠲姬守宮也象形從勿祀書說日月為
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蜥形蜥蜴善變則知 字失位居改
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白水真人之兆 閱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目錢文有金刀
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董疏說文

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 書志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閱疏朝野僉載裴奕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
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敎焚草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
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
被驅逐據駁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儻白不類惟加系笏始失裴字形象對又
較精董疏

四十八安取於桑 閱疏事文類聚蜀何祿夢井中生桑
非當作緋 以問占夢趙直曰桑非井中之物

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樞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
疏何祿事見益部書舊傳俗桑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
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宏聖古函谷關得符
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識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
及帝幸蜀之來 歲正四十八年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閱疏秦始皇紀會稽禱俱四字
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

層廟家藏舊刻共有七年三十為世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
云孔世世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三十并也音載三十
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來而曳長之不
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何云三十七句閉董仍無確證

梁父七十 二家名雖俱在 閱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一焉董

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閱
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尉律見說文敘徐錯曰尉律漢律篇名重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卷四十九疑作八十 誤存舟二間之爲航 閩疏顏氏家訓丑後二間舟詩九未知是否

舟爲日何法盛中與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

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月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

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

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

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 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

古則可隸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 閏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徧閏元衡古疏彥遠此啟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鑿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襄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返周元衡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朏明鄉邑前輩明嘗稱其學富奇炫博云 何肥瞻云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末嘗有說故於小註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閏說非 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日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董疏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繆甚矣揚雄作訓纂篇乃元始中所發通小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章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周里書師所合此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 集證埤雅烏九寫而爲烏虎三寫而爲帝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故園校作焉據埤雅則仍當作烏增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略漢東之國爲臨徐錯說文繫傳三象見呂覽東傳篇文王明爲罔見宋書樂志云祇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家童彥遠東平人王清玉斌新志載宋齊愈微牘稱司業董道在坐則靖康末官可業也又揮塵錄云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合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

乞禁便俗字疏

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

書由何始說文

部

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

之文也

元圻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有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

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閩按石湖范成大號

亦

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

篆非出於李斯

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集證重過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

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涓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

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雖公

緘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

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

集證呂與叔考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九

古圖商見癸癸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載敦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見癸癸云丁子王錫爵

呂與叔考古圖

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

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

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元圻案歐陽公集古

錄商雜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雜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鄣下雖公誠作樽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氣慶壽萬年無疆子孫孫承原甫亦不能言也 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父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承叔原父君諱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并見之於此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總者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癸文曰丁子周載敦文曰乙子是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制器之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柔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用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 趙明誠曰余嘗

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敦敘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秘書省正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王申在宜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

也 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為子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

王時 器也而呂與叔以為邾 考古圖邾敦邾周大夫也今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 趙明誠曰有功其點書殊

不類鄭字呂氏釋 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為邾皆莫可考

王時張仲也 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同之敦其一日張仲之匡二子名見詩書伯同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

而與叔以為甗 考古圖甗仲作甗匡周姜敦伯下一字歐

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為百 集證

考古圖百下一字為首即首字也此作百誤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元圻案宋薛尚功鼎彝款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一字作邾簠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 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巨不從長以練字釋之當為甗甗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甗否 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甗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字蓋失之矣玉器中又有甗伯敦豈張仲之兄乎 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曰甗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邾人有遺燕相國書夜著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

巧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 范文穆公成大

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

○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頌父鼎說祈天永命與弗中絕故曰綽垂裕後

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 四庫全書總目

譜錄類宜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昆公武讀書志稱為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云都為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

書實王補撰楚字爲傳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壙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埋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

容摹揚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刊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 宋劉昌詩盧蒲筆記大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闞子攻篆文皆無之得曾收元豐中編潤世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 戰國策顏闔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卽其謝表也

金石錄

全云趙明誠作

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

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

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

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呂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歸文王時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書錄解題目錄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做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爰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

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

集證今本說苑無

亦猶祭酒也

元圻案宋子曰閭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譏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滴水集者卽其友也 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者齊尙修列大夫之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

遠屈平邇靳尙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

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

發於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
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言之間按此亦見王氏懷抱何云其有為

異曰韓劉之託名於宋也○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
支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文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良
夫熊商能愧熊元而無能相詛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
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
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
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
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 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木岐陽告巫咸
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昔十八世詛
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
詛政為懷王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說
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
張儀南見楚王曰王爾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
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
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遣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徒會秦
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遂閉關遂與西至咸

困學紀聞注 卷八

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讙之知悲親戚者侯由是直
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
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為
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二部敘卷二通

論卷二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等篇呂太

史全云成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

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

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藏魏公頌

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錯字楚金廣陵人官至
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
頌所傳篆文為監察王聖美翰林祇候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書即頌字
也乾道癸巳尤表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表跋

說文字部飲器象奇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齋卽鳳凰

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
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
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

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倒注○元圻案黃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盒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計羌符文尙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

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

困學紀聞注 卷八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

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略云梵書

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按法苑珠林梵法盧居於天竺

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法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識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法盧風叱此乃大仙人名○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暉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暉本名道世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暉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李陽冰科斗書學纒後記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漫成詩曰

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

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

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

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

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

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

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下○集證按

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開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獨遇耦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橫渠張子曰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字全書理富中語夾深鄭氏曰聲為經音為

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

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詹守

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註見上條豈所謂學在四夷者

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為三百八十四聲為

二十圖夾深六書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

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

或貫數音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

砵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案昆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

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
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悉混入別等者謂之類屬變也中
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類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
卷則邵光祖所補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
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多寡爲次故高爲獨韻干官爲開合韻之首 鄭夾
深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錯
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字之實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錯
錯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人故曰此方真較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
從聞中入有日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
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習書藝術傳
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尙矣夾來深六書略三謂五書有

窮諧聲無窮五書尙義諧聲尙聲釋文序錄云古

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其讀如某某之某孫炎始爲反

語閩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焯按草韻國語注中間有反音亦叔然同情人也攷古編謂周陋

始有翻切非也元坻案南齊書周彥倫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彥倫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初非丑秋未晚松又文學陸厥傳水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
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
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不言其始爲翻切也 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編十
卷續編十卷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皆筆
之 四庫書著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按反切之
語自漢以上卽已有之宋沈括語已有一聲合爲一字者如不爲巨
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
爲者爲急聲爲爾慢聲者與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己急聲爲耳慢聲爲之
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蕤黍爲來孤虛爲壺鞠窮爲
乃丁章爲鉦倂倪爲倂奈何爲那和同爲降句讀爲殺那莫爲那明旌爲銘
終葵爲椎大祭爲祗不律爲筆蕤蕤爲座嶺勝爲鐸位爲木官籠爲聰蠲喻爲肅平
爲爲伶令丁爲鈴鶉鶉爲鶉鶉爲座嶺勝爲鐸位爲木官籠爲聰蠲喻爲肅平
爲獅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案余兄靜軒曰勃鞞爲披勃鞞爲海卑
居爲鶉蠅聾爲虹又鄭氏詩箋鞅茅蒐染也茅蒐聾聲也韋氏國語注急疾
呼茅蒐成鞅也尤二聲合爲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案隋志不著錄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慈蓋法言之名後有

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唐志今之廣韻

則本朝景德祥符宋真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今人以

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

集證引顧氏自論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

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肅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元人者長孫訥言但箋注而未增加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陸法言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

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閣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

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

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

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

下矣

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唐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

此至三十四之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聞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眞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隱沈約之謚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

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

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

見魏書本傳

則韻分爲五始於

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

昂非思力所學

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

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

術漸密

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爲一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上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

宋許

觀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竊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候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紛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

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成給條頁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解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召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列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 唐書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黃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原注古文韻黃字碧

落文○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書本題宋丁公度增崇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百變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刊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本景祐編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漢書丁度李淑與領字訓皆本又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儒家類晉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 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騰之宿躔從度印則爲黃類則爲陸印得五宮類得十數釋音黃古文天字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原注見孟子 歸字有齊歸 原注見孟子

原注見左傳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

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 閩按賁氏爲姓者音肥 全云漢有賁赫○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書儒林傳 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閩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

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

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 閩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

僅十六卷鏡爲鑑避翼祖嫌名○元圻案唐書顏真卿傳元載以爲諱誦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類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詩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

之公說文 八部 云自營爲公 公部 背公爲公 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

宋元憲寶翫佩觿

全云郭忠恕作

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

元

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案歐陽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 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祿置行篋中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一西漢齊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竟易乎故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李壁王介甫平甫歸欽詩註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尙勤如此可以爲法也 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想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漈

通志六書略五

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

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

有句類生拘生鉤有肉類生臬生稟有半類生胙生叛有美類生僕生曠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臬當入木類稟當入米類則肉爲虛設胙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曠當入臣類則美爲虛設蓋句也肉也半也美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三元

百十而改其三百三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璽劉夔因之

因之問本傳及因

皆字書所無

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字名震雷音如湖

水灣澳之灣字商音如迄今之迄今字名震雷音如兜統之統字羿音音如元磬音之磬次字名鉅音如草莽之莽字显音如臬物之舉次字名菴菴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莢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而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善文會合作之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夔初名嚴又胡曰姓九年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義以應龍見之祥有又胡言識書減劉氏者龔也龔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龔字音嚴以名焉 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說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 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闢縣丞龔仇胥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 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墨天爲丙地爲墨日爲○月爲田星爲○君爲庫臣爲患人爲至截爲獻年爲卑正爲舌 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雖明語於前修垂唯駭於後代不亦異乎 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因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爲三蒼并訓纂爲四篇

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爲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

母故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洵喜
賈勳作 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九章
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上卷至哀帝元
壽中楊子雲作訓纂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即接記洵喜爲下卷故稱爲
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
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勳作洵喜篇故曰三蒼 玉海所引江
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彦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書云云正與
此文同 張懷瓘書斷言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
漢興間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殿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
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勳又
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洵喜
篇言洵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五 沐浴擗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斌可以

休老亦作擗斌 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註擗斌謂髡髮也蓋去
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靜少對偶也 厚齋
急就篇補註曰莊子外物篇皆斌可以休老昔子斯反音咨亦作擗三蒼云
擗猶弱也斌亦作斌說文字林云批也 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原注夜 如何其 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原注攻瑰集○元圻案樓大防
攻瑰集歐陽蘇三家家詩押韻
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
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爲聲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問 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
攻瑰云 全云此註是正文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
考李匡父資暇集稱宗人翰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
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管高祖以爲浮薄當卽其人也其注不
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 晁氏讀書志曰
李瀚蓋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相比比稱註蒙求徐子光撰 晁氏讀書志曰
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摯撰十七史蒙
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卽攻瑰所云近世之
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其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
平上去入相問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問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 原注孔子曰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

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 原注孔
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秦宓謂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

十二經原注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或云九

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

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毋子都為春秋公羊博士而董子亦為博士則景帝已

置二博士矣。立五經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邵子皇祿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

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出於漢而樂燭亡。元圻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聘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那立學招策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後漢書趙興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興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造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人淹讀羣書稽遂長嘗稱為九經庫。邵子觀物內篇四觀春則知身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法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帝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五經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

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

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何云非改

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意懷法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建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未知何據豈唐時未已誤一為五耶

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閩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

皆以詩為博士

原注所謂魯詩韓詩

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

已景帝以轅固生

閩本脫生字

為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常紀儒林傳贊曰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

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

今并詩為五也

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宰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孝天下取書往往頗出昔諸子傳說曾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於伏生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全云熈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為博士歐陽生未得為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為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坊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苗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和伯十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實出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訖孝宣世后着最明載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鄆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曰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儒林傳載同齊人也目治詩孝景時為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

全云正始石經不出

邯鄲淳之筆詳見衛恒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

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

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

書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書唐之澤深矣集證玉海四十三經與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

內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頌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五坊案後漢書孫子皆傳邕曰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平四年後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門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晉書衛恒傳恒書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字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為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糾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

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晉書裴頠傳頌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頌奏修國學刻石爲經國朝萬斯同季歷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初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案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不平元年辛亥頌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真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十月辛巳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初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奇捐俸金取九經殊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總刻書國朝聖廟中田元均補經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唐文獻又刻孟于書參馮孝經論語爾雅廣政廣政蜀後主僞基甲辰歲張魯刻書周易辛未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諱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克龜傳克龜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書石經詔爲直講宣和書畫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策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歐陽集古錄韓鼎銘載楊南仲曰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藥堂以兩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孫章楊南仲

困學紀聞注 卷八

仲識見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借位以後則不闕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按文粹七十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

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

於壁非鏡石也闕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樞場中無闕本故厚齋未之見耳全云深寧

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鏡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宮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樞場無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云蜀本今難得子僅見毛詩殘闕一本繼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

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

十卷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崖球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合上石 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

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

字為準藝文志唐書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

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

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肥姚鉉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二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大學 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國子司業張參撰衆字之繆著為定體號曰大學 唐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

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

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

困學紀聞注 卷八

星

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

書見太平御覽 五百六十 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

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闕按嘗

卑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願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諸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却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〇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之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漆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襲五王皆大作即薰多其壙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家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以非實錄閻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翊集解稱橋口中有珠郭象註曰詩禮家大儒臆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述不足恃也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

識其真偽當攷所出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書其

橫做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

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未博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此卽象山六經注

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

墨也元圻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

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陸象山語

虞溥厲學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曰聖人之道淡而

詰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詰

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

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

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

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

任子語見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四五

太平御覽六百十三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方樸山云

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語以獎訓之云云又曰積一務以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昉撰金樓子戒子曰任昉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文中子王道篇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

一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

文粹載此書無禮字

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禹臯陶之廣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

矣○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日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日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眞珠船見陸農師

詩注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王桢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尤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

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南齊沈麟士

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

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

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

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其勤與編蒲緝

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

字學小書閩按考之册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塵錄後唐詔儒臣

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

令孔維那昂籛定頒布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

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南齊書高逸傳沈麟士字雲顧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學六

書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梁

寫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篇抱朴子者姓

萬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入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

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之紙每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梁書寫聚得細

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

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詩後方離騷各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

中書極精細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賢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

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 宋史田敏傳敏鄉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

與馬綽等同校九經 南史衛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箱中有

五經篋中箱中實介問曰殿下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

郭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

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 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繚書皆有印

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春秋正義云傅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

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經詩其 今按藝文類聚初

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

四言而闕其一

集證初學記文學部載傅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

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其真膏濟多士文王以寧昭于四方君子大猷是經乎修厥德令終有報勉爾遐思我言維艱咨言曰甘其何能淑讓入固極有颯面目周官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與功取諸身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為己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為利語古之遺直或黜不端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致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二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諫故史魚可謂大臣也危授命能致其身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元折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傅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徒校尉諡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

周禮禮記

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

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

附學紀聞注卷八

四七

六篇

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云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

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為八十一篇

後漢張衡衡河洛靈鑿篇錄已定法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

何云凡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

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

何云凡三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樂緯

何云凡三動聲儀稽耀嘉汗圖徵孝經緯

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

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孽

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緯之外

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集英傳注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

契威筮書等皆七緯所無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

秋經命歷序孝經緯左方

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

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

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

詔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

之緯書皆盡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符堅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

子長平陵人治尙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過尋

廼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大微四門廣開大垣五過尋

六緯符術縹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後漢書張衡傳初光

武善識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爲桓譚傳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

無法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卽位

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書四庫全書於是

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言實誠

是讖緯見緯非一類也讖者詔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

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註者均以爲易緯

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求聖曰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

附如伏生尙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卽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

困學紀聞注 卷八

聖八

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爾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載緯劄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說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持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

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

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

雖詳亦畧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始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

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傅耳剽讀易未識卦

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

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

高閣方撲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

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

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

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 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

道學儒林之陋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坵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闢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

何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繇兮繇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授神契

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

困學紀聞注 卷八

四九

矣何云麥詞人乃有此言 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授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

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坵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

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

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

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

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

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篇云元聖素王之

道祥符中謚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

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

鑿七經小傳出

何云劉原父作

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

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尙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做始異諸儒

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百爾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

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

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行之

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

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

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

前人所及然排繫辭

閻按謂歐陽公承叔

毀周禮

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

疑孟

子

按謂李觀司馬光方橫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全云又有吳說之○案實初始於王充之刺孟

譏書之肩征

因學紀聞注

卷八

五十一

顧命

按謂晁說之蘇軾

駢詩之序

全云又有鄭樵

不難於議經况傳注

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閻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前一

夕進孫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橫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爲王氏學而遠勝程門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

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

存亡爲姦言以罔上

全云時表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衮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詈之者

○元圻案真西山集有得聖語中省狀曰某奉昨來權臣皆見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爲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

案史記六國表

序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

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

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法言寔覽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

法言之語

男忠錫孫孝濬校字

困學記聞注 卷八

五十一

困學紀聞注卷八

